



友誼叢書之十二
編 兵 陳

從對比中看一個
新世界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友誼書之十二

從對比中看一個新世界

陳兵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從對比中看一個新世界

友誼叢書之十二

著者 特羅菲莫瓦等

編者 陳兵

出版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 關東友誼印刷廠

發行 關東友誼書店

大連市中山路青泥窪橋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目次

麥爾菲與舍列斯托夫·····	一
梯比希河的兩岸·····	一三
孩子們的夢想·····	二一
水路計劃·····	二七
我是個工程師·····	三三
女工的待遇·····	四〇
休息·····	四六
找到了真正的祖國·····	五〇

麥爾菲與舍列斯托夫

詹·麥爾菲機械地用鉛筆在紙上畫着。先畫了一個男人頭部的輪廓。以後有了生氣——出現了眼睛，一雙執拗而憂鬱的眼睛，前額略微向前突出，頭髮梳得很整齊光滑。像不像呢？好像是……下邊，在畫的下端，他寫着：『詹·麥爾菲，二十八歲，白種人，六尺二寸，獨身漢。戰前的工程師，戰後是失業工人。特徵是……』

鉛筆軋地一聲斷掉了。詹·麥爾菲嫌惡地注視着自己的『特徵』——被拋在床鋪旁邊的那具假腿。從裝上這具可咒詛的假腿，代替了他那健康結實的筋肉豐滿的真腿那個時候起，已過去了半年了。習慣了嗎？不，從來沒有。一百五十天當中幾乎沒有一天不是被喪失了腿的思想重重地壓着他。

他瞟了一眼那張畫上了像的紙。是獨身漢嗎？是的，因為沒有腿。是失業工人嗎？是的，因為沒有腿。擺在面前的是什麼呢？孤獨，飢餓，黑暗，愁慮，絕望……是的，都是因為沒有腿！

就在今天早晨，他的愛人貞最後帶着悲愁面容對他說：

——我在整個戰爭中都等待着您。忠實地等着您。就是現在我還愛您。但是，當我想到將來的時候，是多麼可怕呵。詹，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甚至連健康的人都很難找到工作……

于是她走了。

詹·麥蘭菲用手這樣有力地提著頭，眼睛前面旋轉著紫的、綠的、黃色的圓圈。咒咀著醫生把他救活了的那一天。

他想起小的白色病室。自己的床靠近窗子擺著，窗子外面白天和夜晚，海嘯有時靜靜地，有的時候洶湧地衝進來。對面是馬克爾·克斯特，愉快的、樂觀的伙伴。他跟他一起作戰幾乎有十個月：馬克爾是飛行士，詹是飛機上的無線電報員。當他們的銀鳥被德寇擊中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受了重傷。他是傷了腿，馬克爾是傷的左手。可是他們勉強地把飛機降落在蘇聯的飛機場上。而以後怎麼樣，詹已記不得。復甦過來的時候已躺在病室裡了。對面躺著馬克爾。第三張床舖空著。在晚間，一位俄羅斯的軍官被放在這張床上。而在次日，他們兩個人——他和俄國人——都把腿割掉了。詹是右腿，舍列斯托夫是左腿。他記得，他把頭埋在枕頭下面啜泣起來了。

——別哭！哭是沒有用處的，而且毫無所為，——因為整個的生命還在前面，——他聽到旁邊舍列斯托夫平和而嚴肅的聲音。

這不是在語句中，而是在俄國人的聲音中充滿著對將來這樣強烈的信心，詹在自己的伙伴中間還從未遇見過。他對舍列斯托夫說道：

——生活已經過去了，前面是像在墳墓中一樣的黑暗和空虛。為什麼你跟我談起生活來呢？

——我有權利。因為我也有……

舍列斯托夫的聲音顫動了一下，以後又堅定起來了。

——你多大歲數？二十七？我也二十七。你以爲，我不難過嗎？
在談話中，馬克爾插上嘴說：

——詹，好朋友，他說得很對。我們都很難受。而且我也是個殘廢。手不能工作。但是在我們的肩膀上面不是有一個腦袋嗎！它工作得倒不壞。

同志們旁邊的小桌子上，放着幾張照片。詹不喜歡在馬克爾旁邊擺的那一張：傲慢驕矜的面龐，冷冰冰眼睛。但是他却時常鑒賞另外一張，就是放在舍列斯托夫茶几上那一張。少女的整個面孔，特別是眼睛和柔美光亮的，好像被陽光照射透了的頭髮。而整個的她像明媚的五月早晨那樣明朗和美麗。他在自己心中稱她是『太陽的姑娘』。她是非常美麗的，幾乎和他的貞那樣美麗……

貞的像片放在他的枕頭底下。他沒有把它放在茶几上，並且很少看她：因爲是可怕的。爲什麼她需要他——這個沒有腿的人呢？

舍列斯托夫和馬克爾疼痛得很快。詹却每天感覺到自己愈加惡化。

——脈搏低沉，——教授憤然地說。

很顯的，這樣……當想到不堪設想的將來的時候，從什麼地方保持這種脈搏呢？舍列斯托夫說：

——一切都在前面——工作、愛情……

——假使沒有工作呢？要是沒有愛情呢？那個時候怎麼辦呢？在脖子上絆着石頭去投河嗎？

——胡說，詹，你是英雄。除了我，馬克爾·克斯特，還有誰很好地知道這點呢。一起打過仗，

一起流過血……請相信吧，在美國已爲戰爭的英雄打開了所有的大門——任你走進那一個。

馬克爾，當然是可以誇口的。他的父親在華爾街是數得上的大資本家。所有的大門，對於他當然是開着的……但是舍列斯托夫呢？他從那裡獲得這種信心呢？

——從腦子裡拋去那些灰色的想法吧，詹，在將來，一切都會好的。你們的總統羅斯福是一個聰明的民主主義者。他是善于評價人物的。

羅斯福總統？是的，但是，沒有了腿的詹，已是完全沒有價值的人了……難道他自己，舍列斯托夫，相信自己的前途嗎？

——是不是不相信嗎？——舍列斯托夫從小桌抽屜裡取出一封信來，他說：這是戰前我工作的那個工廠廠長寫來的。廠長寫道：『我們都歡迎你很快復原，我們工廠現正在擴大中。在這裡你會看見許多新人與從前線回來老同志。要是你願意的話，——你還是領導一個車間。大家在報上知道了你的功績。我們都因爲你而自豪，我們等待着您。』

舍列斯托夫十分小心地把信疊起來，又把它放進抽屜裡。

——您，該是多麼幸福呀！因爲您生活在這樣一個特別的國度裡。我因爲您是我們的同盟者而高傲——詹說。他注視着那張『太陽的姑娘』的照片，並輕聲地問：

——噢，對她……您也同樣地相信嗎？

舍列斯托夫沉默了一下。以後堅決地說：

——我願意相信……

談話轉到另外方面去了。魯寧思着：『不，對於愛情，甚至他，他的嚴肅的俄國朋友都是不信任的。愛殘廢人嗎？難道女人，這樣漂亮的，像他的真或者是像那位『太陽的姑娘』的，會愛殘廢人嗎？不，這是不可能的……』

過了幾天。有一次病房的門被推開了。有一位身材窈窕的女郎立在門坎上。這是她，『太陽的姑娘』。在她很快地，但還未跑到舍列斯托夫跟前的時候，他立刻認出她來了。

——瑪莎，——舍列斯托夫喊道，而魯寧看見他的臉立刻腴紅起來了，以後變得蒼白。舍列斯托夫衝去迎接這位年青的女郎，而這一劇烈的動作，顯然的，引起了劇烈的痛楚，因此他呻吟起來了——在魯寧認識了他以後這還是第一次呢。

但是這位年青的姑娘已站在他的旁邊了。她突然跪在床邊，渴望地獻着舍列斯托夫的臉。他緊緊地把她抱着靠近自己，好像怕她也會像她出現的那樣突然消失掉。

——和從前一樣啊！——她說，而以後，幸福地笑了。

舍列斯托夫戰慄起來並放開她的肩膀。他的一只手開始無力地摸索着被子。以後停住了並痙攣地揉着它。于是，左腿在被子的下面很明顯地披露了出來。在舍列斯托夫的臉上顯出痛楚的痙攣。

——不，不一樣，瑪莎，——他安靜地說。——你看見了嗎？……

她把自己的視線轉向他所看的那個地方。她的臉變白了，在她的額上顯出青筋的跳動。

——你痛吧？——她細心地摸着腿的夾板。

——痛嗎？不，但是你呢？……

——我？——瑪莎睜着大眼睛瞧着他。——我怎麼呢？

她立刻也就明白了。

——你懷疑嗎？是不是？瓦霞，你懷疑嗎？

眼淚從她的眼睛裡迸流了出來。

——你怎麼這樣想呢？

——請原諒吧，……瑪莎，請……

往後詹再也聽不到了。一口唾液嚥住了喉嚨，艱難地呼吸着。心臟跳動得很慢，很輕。那隻沒有脚的腿，痛起來了，是這樣的難以忍受，爲了不叫喊出聲，他緊緊地咬着嘴唇直到流出血來。額上冒出像水珠似的冷汗。他想擡起手來，擦拭額上的汗。……但是手不聽他的指揮了。只是微微地動彈了一下手指。以後他就喪失了知覺。

經過輸血之後，詹才慢慢恢復了過來。

他從枕頭低下取出真的照片來並把它放在床邊的小桌上。

瑪莎說：

——多麼漂亮的人兒呵，我祝您幸福，詹……

有一天，舍列斯托夫和馬克爾都出院了。臨別的時候，馬克爾說：

——你快點好吧，詹！不必憂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記住，第三十阿溫亞街，七十六號，幸福將永遠是你的。假使在別的地方你不走運的話，那末我，馬克爾，克斯特就幫你找工作。不要害羞，這不是恩賜，不是的！像您這樣的專門家，是很少的……

過了三個星期以後，詹收到了舍列斯托夫寄來的信。在信末尾的幾句話說：

「我希望您，詹，最好的是，您的生活安排得和我一樣。我重新回到自己的工廠，當了主任而且是這樣的幸福，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幸福；我學會了更好地了解人和更高地評價生命。一週前我跟瑪莎結了婚。我們倆所惋惜的是，您沒有參加我們的婚禮，而在您跟貞結婚的時候，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够參加。但是不見得這會妨碍您的幸福……」

想起了這封信之後，詹痛苦地笑了一下。

這已是半年以前的事情了。也許舍列斯托夫已經知道了在這半年裡他所嚐受到的辛酸吧！什麼工作都沒有找到。過着半飢餓地生活。今天，貞也走了……

他並不惱怒她，不。她是太美麗了，不能使自己委身於一個窮光蛋。我們生活在美國，在這裡沒有錢的，這就不是人，是一塊廢物。

他爲了求生，想盡了一切辦法。但是工作依然沒有下落。在人浮于事的國家裡找到一個位子不是這樣容易的。當周圍像這樣健康的人們都在忍飢挨餓的時候，對於他，一個殘廢者，是更加困難的。

而那些在前線成了殘廢的人，他們在活人的名單中都被抹掉了。對他們最糟糕的是：他們到處不幸地被驅逐，趕到家裡去。

雖然，詹·麥爾菲還有一線希望——馬克爾·克斯特。很難爲情也去懇求馬克爾。去請求跟他一起平等地生活幾乎有一年，共過患難，一起爲了勝利而歡樂，一起爲德寇打傷的飛機而受過苦難的馬克爾……他拖延了很久。半年了。然而，沒有別的出路。上帝，爲什麼頑強捉弄着這個無靠的麥爾菲呢！再遲延下去是不行了，要是他不願意餓死的話……。幸福的人兒瓦西里·舍列斯托夫！他在誕生的時候，贏得了最大的勝利——生活在蘇聯！

馬克爾·克斯特的秘書很細心地注視着詹那唯一剩下的一件完全不合身的衣服。他去報告了。

——克斯特先生請您去。

——詹，好朋友！你怎麼落到這步田地？請坐吧！老朋友！談談吧！現在怎麼樣？有工作了嗎？噫……在這困難的時代，詹，我對您是不能夠有絲毫的幫助……

詹，從安樂椅上站起來了，很窘地靠着書架。

——等一會，老朋友！您到那裡去？我是這樣願意跟老同事談天的。您記得我們的飛行嗎？還有那個醫院？有的時候，我們一起作戰……我們還要打仗，記住我這句話吧！在這個老太婆的地球上而一切還沒有被清算。當然囉，不是我們跟您，是跟別的人……詹，你爲什麼站着呢？坐吧！現在我們考慮一下，怎麼辦。我，馬克爾·克斯特，說話就算。我不是曾經這樣擔保替您找工作嗎？當然，

我要幫您找工作，不過不是按照您的專長，但是，到底還不是一樣！從明天起請你留在我的事務所裡當書記，怎麼樣？

——可是我是個工程師，馬克爾！這點您是特別清楚的。我同意任何條件……您的父親有幾個工廠呀……

馬克爾吹了一下口哨。

——要到工廠裡去見他老人家，比到天堂上去見上帝還難。我什麼辦法也沒有了，詹，請您相信吧！要是任何別人的話，我是不留下他在這兒工作的。但是對於您，詹……

而詹另外也沒有出路，只好同意了。今日他花了僅有的錢吃了一頓早餐——一杯咖啡和一塊麵包。也許現在，當他有了工作，真同意嫁給他了吧……他決定在一年內不去見她……而在這個時間積蓄一些錢好租幢房子，傢具，各種必要的用品。馬克爾·克斯特批准了給他以相當的薪資。

但是，一年還未終了，不幸的事故便發生了。

有一天，詹去工作，也和以往一樣是在工作開始前十分鐘內去的。在街上他遇見了貞，他是非常高興的。他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看見她了。她瘦得多麼可憐呵！她已成了一個非常纖細的、瘦骨嶙峋的人了。貞對他所抱的期望比詹對她的更大。但是他關於工作什麼都沒有告訴她。他是這樣的願意出乎意料之外的送她一件禮物。

——科長有請，麥爾菲先生！

詹走進辦公室，科長向他微微點頭，並沒有讓他坐下，說道：

——從即日起，您即免除職務，麥爾菲先生，請到出納科那邊去結帳。

詹立着，面容蒼白無色。他被弄得莫名其妙。被撤職了？爲什麼？難道他在這幾個月內工作不是切都做得非常好的嗎？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合適的優秀工作人員，麥爾菲先生，您是特別知道這點的。我們所需要的不單純是好的，而且還要忠實的職員。您昨天在事務所裡關於俄國談了什麼？是多麼荒誕呵！您應當知道，俄國人到處都在散佈着布爾什維克的傳染病。他們要新的『戰爭』，跟『美國開戰』。而您喜歡在蘇聯的生活，談論已故總統對它的友誼關係。羅斯福的政策是錯誤的政策。每一個正直的美國人都應當了解這點……

詹·麥爾菲很嚴肅地轉過身子，走出辦公室。要到馬克爾那裡去，把這個誤會解釋清楚。馬克爾曾經跟他一起到過俄國，他知道，充滿在美國報紙上和擺在他眼前的這些運籌鬼話，是一個大錢不值。馬克爾認識瓦西里·舍列斯托夫、瑪莎、醫生，數十個別的俄國人。他們那一個對待美國人不是像對待自己的朋友一樣呢？俄國人要打仗嗎？這是多麼荒唐妄誕呵！他們一再地證明了，他們是爲和平、爲各族人民的平等團結而鬭爭。當然，馬克爾在杜魯門主義政策之下，並不會感覺到生活的難困，可是他，詹·麥爾菲在自己的身上已飽嘗了它的滋味。他昨天說過關於自己還留在蘇聯的情形嗎？說過。那裡沒有失業的人！瓦西里·舍列斯托夫和瑪莎！莫非在這些話裡有一句是撒謊嗎？然而，

人們却把他趕到大街上，非難他不忠實。爲祖國而每天犧牲生命的他被弄得這步田地，這是一種偶然的嗎？不，馬克爾·克斯特並沒有這樣呵！

在馬克爾辦公室的近旁，秘書阻止了他。

——克斯特先生不在。

——我等他一下。

——沒有用處的！克斯特先生不在，將來也不在。

詹順着樓梯緩步走下。這隻該死的假腿！呵呀，今天特別的沉重，而且痛得難以忍受！它在階梯上一蹶一顛的，詹覺得，好像是在這隻腳的下面懸着一個沉重的錘子。他不能說，什麼時候可以走到下面。或者永遠也不能。

一個瑞士人不知怎麼地特別小心地送給他一件外套並同情地注視着詹。他，顯然，要說些什麼，可是他沒有……

灰色的寒霧蒙住了城市。而詹也就看不見他了。他倚着剛剛從面裡走出來的屋子的牆上，他永遠再不到這裡來了。

那扇把他關在外面的門，又打開了。馬克爾·克斯特用手挽着一個裹在毛皮外套裡面的女人，從那裡面走出來。詹不知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傲慢驕矜的面孔，冷酷無情的眼睛……啊，是的，這是在俄國醫院裡放在馬克爾身旁的照片上。

詹艱難地挪動着步子迎過去。但是，馬克爾旁若無人地掃視了一下詹，很快地打開汽車的小門。

——快坐吧，愛倫！——詹聽到他的話聲。

——今天的天氣真討厭。

汽車移動了，消失在霧中。詹·麥爾直直地立着。他的眼睛射出憤怒的光芒。『馬克爾先生，你很快地忘記了在醫院裡所說的那些話。你靠欺騙生活，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騙人的說話上面。不！我，詹·麥爾菲，已經明白了，道理是在誰那方面。像我這樣的人在美國並不少，華爾街的主人們，你們要好好考慮一下這個事實呵！』

詹·麥爾菲轉過身子走了。在這幾個月裡，他第一次沒有感覺到假腿的沉重。他高高地擡起頭來，走了。昂然注視着前面，好像看到穿過霧層是閃耀着絢爛的光明。

特羅菲莫瓦 著
梅林 譯

梯比希河的兩岸

車夫駕駛着的馬車搖搖擺擺地在彎彎曲曲的道路上前進，最後，馬車拐了一個大彎兒，駛到一所古代要塞的跟前來了。這就是熱那亞人所修築的「果尼敦」要塞，周圍環繞着一個高大的城壁，是用凸凹不平的石塊築成的，上面叢生着亂蓬蓬的青苔。這兒就是古代羅馬軍營的遺址。兩千年前這兒就有人住着，「拉茲」人在這兒築了一所小商業城市。希臘和意大利的水手們曾到這兒來過，土耳其人販賣奴隸的商船也曾在這兒附近的海中停泊過。在這兒曾有好多次的戰爭，非常激烈的戰爭，關於這些，人們曾寫過無數的散文和詩歌。然而，向來也未曾有過一個要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創設一個柑屬果實的大果樹園。

不錯，那的確是一件不容易作到的事情。因為專愛破壞的土耳其人在這兒統治了很久。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一所格魯吉亞人的城市，周圍有運河灌溉之便的好城市完全變成一片髒濕的沼地了。但是今天呢？今天就完全不同，千百萬棵香橙樹檸檬樹和橘子樹等等，中間夾雜着有加里樹又飢又渴的樣子把枝葉向太陽伸展着。

道路開始上坡，坡兒越來越陡，車夫很吃力的把車往上又趕了一趕，結果馬車轉到萬丈的懸崖緣兒上來了，下面是深碧色的大海，我心中着實有些擔憂，因為眼看着馬車就要栽到下面的大海裡去似

的。這時候，聰明的老車夫——穿着一件短衣，胸前帶着一個「維也納戰鬥」的獎章——把馬韁一拉，於是車就停住了。

他說：「我們下車罷，伸一伸我們的腿，然後我好告訴您們一些事情。」

我們都下了車，跟着他走到懸崖的最邊緣上去了。我們的右面是重疊的高山，左邊是遼闊的大海。

他一面用手指着下方，一面對我們說：「看！在那兒有一處很大的屋宇，房蓋兒是紅色的。看見了沒有？在這幢屋宇的那一面有一道小河，在小河的那一岸上有兩所小茅舍，一所是漁夫的住宅，另一所是衛兵站崗用的。兩所茅舍中間有一個像十字架似的東西。在這個十字架似的東西的後邊還有一所茅舍，是不是？這所茅舍就是土耳其的學校。河這邊的那處紅房蓋兒的屋宇就是我們的學校。這岸和那岸是同一個村子的兩部份，但是它們屬於兩個不同的國家！

這道小河叫作「梯比希」河，這一條小河的兩岸形成兩種極不同的地勢，一方面就是險峻的高山，另一方面，即土耳其那岸就如手掌般地平坦。雖然這岸的地勢形成了天然的要塞，但是它終究沒有阻擋住土耳其人的侵略，土耳其人曾經把格魯吉亞人領土搶去了一大塊，事實上差不多把「拉茲」人的全部土地都給搶去了，而今天這條小小的「梯比希」河已成了兩個國家的國境線，把「薩爾琶」村劃分成兩個不同的世界。河這邊的「拉茲」人生活在蘇維埃制度的天堂，河那邊的同胞則在土耳其的反動統治下過着地獄的生活。

河很窄，如果是一個很好的騎手，可能一下子就跳過去的，然而如果您把這河的兩岸，即村子的

兩個部份彼此來比較一下，那麼可能您就會感到他們彼此相隔着數千里的空間，至少在時間上也有百、八十年的距離。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則是資本主義國家。從前非常喜歡上演殘殺阿爾明尼亞人等戲劇的，而現在又正在往庫爾德人的村子裡投炸彈的土耳其人，這一類的土耳其人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壞東西，他們的行動給這岸的蘇維埃兒童構成了一種研究萬惡資本主義的研究的對象。但是蘇維埃兒童根本不喜歡那些東西的，他們只好坐在很舒闊的教室裡，時刻從窗戶往外望，往河的那岸望，一面望着，一面在想：幸虧自己生在這岸，沒有生在那岸，他們很感謝他們自己的極幸福的命運。

當這條小河最初把「薩爾基」村劃成兩個世界的時候，在河的兩岸還沒有學校，還沒有醫院，沒有近代式的房屋。居民們的生活全依靠着海。打魚，捕海豚就是他們主要的職業，但是他們又沒有合適的船隻和捕魚用的器具。雖然曾經有幾個有企業心的居民試驗過香橙的栽培，但是總沒有得到很好的收穫。老年人還會記得：這兒曾有過一次最幸運的年月，全村通共收穫了五萬個香橙，但是這個數目字在今天一點都不驚人，去年僅僅在一位叫作田魁夫的老頭子的園子裡就打了十萬多個。

當時，人們的生活是這樣的苦，那麼爲什麼他們不能夠馬上去實行根本的改革呢？原因倒很簡單，因爲回教徒和土耳其官憲的壓迫太重，他們強調人民服膺回教。像這樣，後來直到一九三二年在這「薩爾基」村的蘇維埃方面成立了最初的集體農莊時，加入的農家才不過十二戶。

農莊的主席莫密希希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老頭兒，濃黑的厚眉毛，明亮的黑褐色眼珠。他說：「

我們現在的一個小組的人就比當時的全莊莊員還要多。」

莫主席一面吸着銅桿的烟袋一面往下說：

「我不願意舉出一些很複雜的數目字來麻煩大家。我只把幾點事實告訴大家，請大家自己來判斷。今天我們莊子裡農家的戶數比較蘇維埃年代以前增加了三倍乃至三倍半，在這期間，家家戶戶至少都替自己蓋了一所新房屋，栽培了一所果樹園。房屋的前後左右，到處都叢生着果木樹，來客的時候，我們莊裡的人都喜歡把窗戶打開，伸手摘一個水淋淋、美味的水果，招待客人。但是那邊的人，——他一面用手指着土耳其那邊，一面說，——他們已經親眼看到我們這兒一切都變樣了。在兩個世界中間鐵絲網子拉的倒不少，守衛的兵士也很多，但是一切都阻擋不住我們的音樂的聲音和他們的渴望的視線，我們的樂聲毫不吝嗇地往他們那兒流去，他們很羨慕地仰望着我們的新房屋和滿山遍野的橙色的水果。我們能夠看見他們的生活是怎樣，同樣，他們也能夠看見我們的生活是怎樣」。

我們聽完了這些話，便跟着莫主席往他的家裡去。半路走到一個小山崗上時候，我望見在河的那一岸上也有幾棵香橙，樹上已經爛熟了的香橙還沒有摘下來，我很感覺奇怪：已經是正月了，為什麼還沒有開始收穫呢？我打聽了一下才知道：我們這邊的收穫至少也要比那邊早二十天。

莫主席回答我們說：

方法是這樣：莊員們的工作只是看管自己所栽培的東西，其餘的一切都是由國家來照應。製茶工廠用車來載我們的青茶葉，給我們錢，我們立刻就把這個錢存在銀行裡去；水果罐頭工廠需要我們的香

橙，他們除了給錢以外，還給我們平均一千個香橙六十公斤的糧食。但是在那一面，土耳其那邊農夫們的生命完全被掌握在商人的手中。他們甚至連自己所生產的香橙都不可能運到市上去賣，因爭行走道路的時候，得給官家拿「買路錢」。商人們一點都不着急，慢慢的等，等到香橙快要壞的時候才開始收買，因為這樣一來，可以很便宜地就把香橙買到手。今年直到現在這一點都沒收拾似的，因為在土耳其的市場上賣着許多新鮮的各式各樣的美國水果和果乾兒。但是美國人不知道麼，那兒的農夫們需要的不是水果，而是麵包。「大家都知道；茶園自古至今就格魯吉亞西部和西方的一幅美麗的風景。我仔細的往西望了一番，但是只望完了我們的茶園，土耳其的茶園一地都看不到，所以我就問莫主席：「他們的茶園在那兒？」

他的答覆是：「您要知道：如果想種茶，就必須有製茶的工廠，茶葉摘下以後在六小時之內就得送到工廠裏去。但是土耳其人一個製茶的工廠都沒有。因此，那兒的農民太不幸了，一部分住在那邊的「拉茲」人也太倒霉了。」

這時候，跑來了一個小孩子，報告說：工程師到莊裡來了。於是莫主席便辭別了我們，急急忙忙走了。

「薩爾達」集體農莊準備要修一所電話。渦輪，導管，洋灰以及人工等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莫主席爲了請一位工程師到自己的莊裡來，已經到巴士密的「鄉村電氣化聯合公司」裡去過好幾次了，但是老沒有請來，因為該聯合公司每位工程師都忙得很，到底沒有抽出工夫幫忙。該省的集體農

莊，它們統共在銀行裡已經存了數百萬盧布的款項，但是，到今天差不多它們還都沒有自己的電站，所以今天都正在修築。

是的，今天由聯合公司派來的這位工程師就是莊員們等候了很久的那位客人。消息傳得很快，不一會兒，全莊的人就都知道了：明天早晨就開始動工，在村子盡頭的「科利德爾」河岸上修電站。莊員們聽到了這個消息都萬分地高興。其中一位叫作博克力希的青年小學教員用作詩的口吻說：農莊的前途要加倍地光明。光明的電燈將從險峻的蘇維埃懸崖上替命運不佳的「拉茲」人照路，使他們能夠擺脫掉外國的枷鎖，在光明中回到光明的祖國來。

第二天我們去參觀學校的時候，我問校長：「博先生就是本地的人麼？」校長譚第羅夫說：「是的，他的父母也都是在這個農莊裡工作。我們共有十三位教員，其中的九位都是本農莊主人。他們都在巴士密或者梯比利西受過高等教育。」

「統共有多少學生？」

「統共有一百二十四個。今年秋天，我們準備再增設兩班——第十年級和十一年級，好叫兒童不到別的地方，在自己的莊裡就可以受到完全的中等教育。」

這所校舍的確是一個莊麗堂皇的，空氣清新，風景美麗的好地方。棹、椅、板凳、校內的一切東西都是新的，都是舒服的、暢快的，運動場四周的松、柏、棕櫚樹，綠翠成蔭，這一切都說明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的關心。

我說：「您們隣居的孩子們一定會羨慕您們的。」

「您知道嗎？那所小茅舍就是土耳其人的學校。那所茅舍是我們學校成立後一年多才蓋起來的。很明顯，目的就是要告訴我們：土耳其的國家關心教育。那個學校只有一個先生，是土耳其人，我們每天傍晚天都可以望見：這先生在外邊同九個學生講話。那兒的兒童很少上學，但是你不要以為這就是他們的父兄的過錯。因為在那兒上學不像我們這兒一樣，不是免費，所以都上不起學。至於他們有沒有病院，病院搞得怎樣？這個問題，只要請您望一望每天的許多出殯的行列就可以解答了。在那兒，唯一的，新式的建築物就是一所公墓和一所軍營。再說，您在路上遇見了我們的女醫師沒有？」

「沒有。但是我聽別人說過。」

「前幾天，她到學校來問我：能不能給她一點教課的時間？她很年青，剛從醫科學校畢業。我以為她的目的是要多賺幾個錢。所以就問她：『妳有工作，為什麼還要多找麻煩呢？難道妳現在所賺的不够麼？』她一聽這話，立刻就火起來了。她說：『你完全誤解了。那決不是錢的問題。因為雖然我有工作，但是並不是很忙的工作』。我又一想，她所說完全不錯，這兒在醫療方面，沒有很多需要作的工作。譬如：去年一年我們莊裡統共才死了兩個人：九十八歲和一百零三歲的兩個老頭子。大家都很健康，有病有災的很少，所以我們病院的四位醫師和一位助產士都確實不很忙。」

我在「薩爾琶」村統共逗留了兩天，都是在一位叫作穆哈莫特的六十歲的老農夫家裡作客。第二天下午，老農夫說：「請您今天晚上也住在我們這裡罷。我們準備今天晚上開一個小小的慶祝會。」

我接受了他的好意住下了。我一面吃着茶點，一面聽着農夫講話。他說：在土耳其人的統治之下，所有「拉茲」人都得改名，那時候，他爲避免麻煩就起了一個土耳其名，叫作察基爾敦格力。但是現在他又回復了他的老名字邕拉基斯。

他活到四十五歲，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還都不會寫。他的大兒子叫着哈散，二十一歲的時候就得了建築師的學位。二兒子正在某醫科學校裡學習。三兒子在某工業學校裡學習。

最後，老農夫告訴我：

「在土耳其人統治下的時候，我的父親差不多每天連一片麵包都吃不上。我弟兄姊妹統共十四個人，但是現在只剩我一個人了。我的妻子常說：從前「死」並不等於悲觀，因爲那時候活着倒不如死了好。現在我很高興，我已經把我的土耳其名字忘掉了，因此我也就不可能再聯想到當年的土耳其人的事情了。我的生活是美滿的，我現在活得很有味道。」

我無意識的往河那岸望。那兒站着兩個農夫，他們也張着兩個大嘴往這岸瞧。

杜賓斯基著
徐萌譯

孩 子 們 的 夢 想

十四位意大利詩人寫了一封信，寄給許多國家的孩子。詩人們在信裡要求孩子們寫出和說出他們所心願的，比世界上任何東西更想要的，究竟是什麼？他們並且答應，在聖誕節之前，盡力使這些願望實現。在這個節日一般認為孩子是會收到他們所希望的任何東西的。

「你們的願望越是新奇，實現的機會也就越多。」詩人們應許着。

爲了頒發獎品給那些最有趣味的願望，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成萬的信件從各國孩子那裡如潮水一般地湧進來。但是，委員們和詩人們看的信越多，他們越覺得迷惑。

首創這種特別投票的成年人曾經期待孩子的信裡充滿着幼稚的怪念和幻想。恰恰相反，他們發覺自己原來面對着殘酷的現實。

「世界上任何別的東西我都不願，我但願爸爸找着工作，那末他就能買東西給小弟弟們、媽媽和我吃了」，加拉布立亞的一個小姑娘這樣寫着。「我願有一雙新鞋，因爲我穿的鞋子全都破了，而爸爸又不能給我買鞋，因爲他已經失業很久了」，維尼西亞省的一個小男孩這樣寫着。在這些信裡沒有幻想，沒有輕鬆的快樂，也沒有孩氣的假扮。兒童們夢想着食物、鞋子、課本、麵包、糖果、玩具——一切他們被剝奪去的東西。他們曾被應許，他們的心願要實現。但是這也沒有鼓舞起他們的幻想

來，不過擦着了一個暗淡的希望的火星而已。

在這些孩子所居住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其根本制度奪去了他們對於前途的信心。他們的夢想的塵俗而無孩子氣的素質乃是他們的生活醜惡的反映。所以他們才向詩人們要工作使他們的父親能够謀生，要鞋子使他們的小腳溫暖乾爽。沒有疑問，他們把寫信的人們夢想成幸福魔杖的揮舞者了。大概最動人的信是一個小男孩寄來的那封，他在信裡要求一塊巧克力糖，「只是嚐嚐它是什末味兒。」

意大利報紙「共和國之聲」在談到這些孩子的信時得到下面的結論：

我們的孩子失去了他們的幻想。他們長成的太快了，所以他們是早熟般的老了。在五歲的年紀，他們就知道而且感覺生活的負擔和困苦，以及受罪的意義。他們生活在戰後世界的憂愁和渴望的氣氛中。

這一「心願競賽」的創始者們必須決定那些孩子應該得到獎品。沒有疑問，選擇是不容易的。「共和國之聲」說，「我們簡直不得不把禮物贈給我們時代一切這些不幸的孩子」，如果爲了在他們的小臉上僅僅見着一天的快樂微笑，不叫他們空等。聖誕節對於他們也和其他任何一天同樣是悲哀與不樂……」

僅僅頒發了五個獎品：給蓋不里拉·羅加普利，她要一個小紅房子帶一個小花園；給九歲的古地格·基爾克，他要去拜謁他的戰時被打死的舅舅的荒塚；給一個十二歲的名叫露絲·湯姆士的英國小姑娘，她願意見一見「錫斯坦禮拜堂」，趁它未被原子彈炸毀之前；給一個小男孩，他願意當一名泥

水匠；給一個阿爾及爾的小姑娘，她要一頭小驢。

「五十年以前」，「共和國之聲」嘆息說：「孩子們的心願會比這些新奇和幻巧得多的」。那個報紙說：這是孩子們的過錯，因為長得太快，未大先老了。

但是不然，應該受責備的不是孩子們。

如果那個英國小姑娘急於見一見「錫斯坦禮拜堂」，怕它被原子彈炸毀，那末她有這樣的觀念是不應該受責備的——錯在英國的戰爭宣傳。那是她所居住的世界的過錯——流行在這個世界裡的觀念引起了這個孩子的害怕。

而且，如果法國或意大利的孩子們不要別的，但願他們的父親得到工作，或者嚐一塊巧克力糖的味兒，那也不是他們的錯。他們的夢想和願望不過是這些國家裡勞動人民的生活反映而已。一個飢餓的孩子不會夢想仙女或飛到月亮上去的。

這些孩子被束縛在日常生活的殘酷現實上面。他們就沒被教過夢想更美的東西，因為在他們所住的國家裡夢想並不實現。他們不是以對前途有信心或者對他們的幸福權利有信仰而被教養起來的。

任何一個蘇聯人讀了這個「心願競賽」，不由得一定要問自己這句話：如果我們蘇聯的孩子被問到同一個問題，他們會怎樣回答呢？我們知道他們的答案會是十分不同的。因為我們知道蘇聯的孩子對事物怎樣感覺，我們知道他們對生活的熱情和他們對光明前途的信心。然而，這些願望的表現會採取什麼形式呢？孩子們的夢想會用什麼話說出來呢？

不久以前，大約三十個蘇聯的男女孩子集合在莫斯科兒童宮的一間屋子裡。他們的年齡是從九歲到十三歲，他們在不同的學校中學習。他們來自不同的階級——他們是工人、工程師、機關職員、售貨員和醫生的子女。

我們提議他們每一個人即時就地坐下，寫出他們最心願的事物。爲了要得到一個自然的、自發的反應，我們要求這件事要隨手而寫，不加思索。

答案很快就來了。

第一件使我們注意的事情就是這些心願的巨大多樣性，就是它們所表現的自由精神，就是孩子氣的整潔手筆寫出的每一行字裡所固有的尊嚴意識。這些心願乃是活潑的，「會飛的」夢想，每一個答案都表現出它的著者的個性。

孩子們充分的發揮了他們的想像。其中許多人一開頭就碰進了幻想的世界。在那裡發光的火車馳過地下隧道，在那裡火箭飛行機穿過太空，在那裡飛行士用望遠鏡注視着新世界。但是在這全部幻想當中——幻想有的是，因爲我們的孩子喜歡夢想飛到月亮去——有一種可愛的嚴肅性和真摯性。

「我要發明一種機器在陸地、水上、水底、空中都能跑」，十歲的瓦丁·丁納舍夫寫道。「這個機器應當用噴射推進法跑，並應當是流線型的。這裡是它的模型」。爲了不受輕浮的責備，這位青年夢想在紙的另一面畫了一個他的夢想機器圖，附帶的描述着推進器的葉片，可以縮回的登陸機輪以及一種鑽錐裝置，「使機器可以掘進地裡去。」下面就是題辭：「本設計需駕駛員八人。」

沙夏·露麗葉要發現一種方法「利用火山的龐大力量。」尼那·謝普尼克夢想着使北冰洋溫暖。十歲的阿立克·切拉柯邊要設計一條海底鐵道。這些心願的具體性，對於實際應用的努力以及對蘇聯國內任何好思想都能實現的信心，這就是交來的答案的三個顯著特點。

「我想要在今年夏天和別的女生一塊旅行到一個遠遠的地方，發現幾種有價值的礦物，使我們的國家更富足」，柳巴·道布羅佛爾斯卡雅這樣寫着。

有兩個孩子對藝術有興趣。十一歲的猶拉·葉菲莫夫要作一個好藝術家：「我要學着畫水彩畫像列賓，畫油畫像蘇里柯夫。」

「我的志向是寫生，」波立雅·卡進斯基寫道。「我多末願望夏天快點來呵。我頂喜歡從早坐到晚，畫着俄羅斯的風景。真的，沒有一件事情趕上這個好。我曾見過很多美麗的地方，就是我活一百歲，我也永遠畫不完。我要盡可能的早些好好學習水彩和油畫。」

有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細長身材，愛好沉思的神氣。她的父親在戰時被打死了，她的母親因為心臟病不得不放棄工作。這個小姑娘也是柔弱多病的。你也許預想她的心願是染有哀愁和悲觀色彩的吧。但是她交來的卷子透露着這樣純真的活力和樂觀，這樣的對前途有信心，以致使你對這顆高尚的年青的心不能不懷着敬意。

「我從小就老是有病，老是有醫生圍繞着。」她寫道：「當我不大的時候，我的生命全仗着這些仁慈細心的人。他們完成奇蹟般地，救活成千成萬人的性命。我什麼也不願，就願當個醫生，爲着國

家的福利而工作。但是，那將需要很多的工作，我知道。我要盡我的能力當一個好醫生。我要爲國家作些事，作些有價值的事。我要發明一種藥使人們長生不老，並使他們永遠年青。

我們的孩子知道怎樣夢想，因爲他們對其幸福權利很有信仰，因爲他們對於前途很有信心。他們的願望是大膽的、崇高的、有意義的。這些莫斯科孩子所寫的簡短字條反映了蘇維埃孩子的精神世界，反映了共產主義教養的結果，反映了他們在蘇維埃國土上呼吸的空氣——純真的自由空氣。

十三歲的阿達夏·胡多斯基所寫的簡單答案——全部答案中最簡短的一個——可以最有效的總結起蘇維埃孩子的人生觀：

我的夢想是作一個真正的蘇維埃人，一個共產主義建設者。

塔齊養娜·苔斯 著

秋 水 譯

水路計劃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作者曾和一位朋友在舊金山的一條馬路上散着步。那位朋友係舊金山某大百貨店主的子弟。當時那個百貨店因罷工而關閉。田地裡的麥子被割了，猪也大批被農民們屠殺掩埋。牛乳則被搾乳夫倒得滿地都是。

在飯廳裡用過一頓很好的午飯之後，我們便開始漫談有關當前的各種政治經濟問題。

最後，那位朋友一面望着站在他那百貨店前的糾察員，一面對我說：「你說對不對，資本主義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絕對沒有！一切問題它都能很好地解決。」

「啊，是麼！」——我這句不客氣的回答被「郵政街」之練車的嘈雜聲給遮斷了。

比其它任何事情都要使人頭痛的這個資本主義問題，如此，用一句極乾脆而得意的話——「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就給解釋了。甚至今天仍有一些在唱着這種陳腐舊調的政客、報章及電台。

然而，資本主義真的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嗎？

不！發自華盛頓及阿捷爾拜疆明格喬爾的兩項消息即已說明：毫無疑問，資本主義不是沒有毛病的。

有人問佛蒙特州的參議員愛肯，國會對聖羅倫士水路計劃的態度如何時，他說：「每次在審議這

個議案的時候，情況都是一樣，就是說，每次都有銀行家在背後鼓動他們的代辯人出來反對這個提議。銀行家們所利用的就是商務會，當地各營業團體甚至是鐵路職工會等。因為它們對於這個水路計劃非常短見，不知道如果出頭反對這個議案，實際上也就是違反自己的會員的利益。」

五十多年來，美國的大企業家們一直反對這個聖羅倫士的水路計劃。而今天仍然還有許多在繼續反對的人，譬如杜邦、哈里曼、陸米斯、艾列斯、哈里遜、倪爾伴克等等，即美國鐵路、銀行、大企業及其它各界代表人物。

爲甚麼他們反對這個水路計劃呢？因爲如果這個水路計劃實現，那麼，每年就是巨大利潤——三百萬乃至四百萬美金從他們的金庫裡流到消費者，即人民的口袋裡去。

如果聖羅倫士水路今已開通，今天紐約市民的電費至少可以省下一半，二十個州都能够因此而得利。它形成長達兩千七百英里的航路，可以使輪船一直開到孟盧斯、芝加哥、密爾窩基及其它各都市，並且能灌溉土地數百萬公頃。此外，這個水路還含有更大的意義，即該州東部及紐芬蘭一帶的工業可以藉此而擴展，佛蒙特州及其西北部的農業藉此而改善，又能提高千百萬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大企業家却不願意這樣作。爲甚麼呢？因爲修這樣一個有利的東西，就等於替他們自己的電業公司、鐵路及其它所謂「公共事業」尋找頂行的競爭者一樣。

資本主義就是如此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嗎？

×

×

×

發自明格喬爾的消息倒很簡單，即稱：從事於明格喬爾電站及灌溉工程的建築家們業已超過本年的計劃。

準備到一九五〇年，也可能在這以前，就完成這巨大工程的第一部份。這就是說：不久將會得到大量廉價電力，使輪船航行的運河同外高加索鐵路幹線平行達抵裏海，及本來肥沃但缺少水分的廣大田地得到水利灌溉。然而在這兒恰恰相反，却沒有一個畏懼競爭的人。那麼，我們就把視線從聖羅德士河岸轉到庫拉河岸上來瞧一瞧罷。

在明格喬爾的戰鬪，即同「水」的戰鬪，對庫拉河及其支流阿拉斯河的戰鬪。爲什麼能够產生這種艱苦的鬪爭呢？因爲這條庫拉河從不可記憶的年代以來就有的時候發水過多，而有時候則不夠，因此，本來很肥沃的河流沿岸的土地不是過澇就是太旱。

庫拉河發源于土耳其，但是當它還是個小河流的時候即已得到蘇維埃公民權。它灌注波爾左尼著名的礦泉。它貫穿山明水秀的第弗里斯城。它又在耶夫拉赫城及其車站附近橫斷波茲達格山脈，然後奔騰流向裏海。自第弗里斯開往巴庫的特別快車在明格喬爾小車站只停幾秒鐘。離這車站約十英里的地方便是不分晝夜，不顧冷熱，一年到頭在進行艱苦鬪爭的幾個戰場。的確明格喬爾不過只是「庫拉戰爭」的一個階段而已，因爲直到該河無條件投降，被解除武裝，真正屈膝，民主化，願永久爲人民服務爲止，這個「戰爭」還要長期繼續下去。

回想一九四五年，因將戰敗了法西斯，強力的坦克、飛機、卡車與其它機器以及人工才能在這方

面利用。它們把所需貨物載到庫拉河岸上來了，因此企圖使敵人——庫拉河屈服的戰鬪就較之戰前更大規模地展開了。

自斯大林城前來的坦克被使用在清掃葛藤蟠居的大森林方面，而結局這強而有力的坦克真的戰敗了森林，並將其武裝剝奪。自列寧城及庫爾斯克前來的飛機被分配的工作就是：撲殺橫行於沼澤中的蚊子及往沼澤中散撒一種能食蚊子幼虫的小魚。

在兩個懸崖中間修成一座高大的土壁，替自此橫斷波茲達格山脈之庫拉河修成一個門路。該壁長約一英里，底寬為一英里的三分之一。當這個牆壁，即堤壩竣工時，將可阻止庫拉河的水流，並形成一個將可能被稱為「明格喬爾海」的海：容水一百六十億立方公尺，長達四十英里，十英里寬，而約二百英尺深。這條經人工改造的河流每年將可以供給電力數萬萬基羅瓦特小時。建築者早年的住所——小帳篷現在已經變為較好的房屋、俱樂部、電影院、圖書館、學校、幼稚園及其它蘇維埃社會認為必要而屬於基本性的所有東西。

在那兒，現正建築幾個大型導管，以使庫拉河從中流過去，這庫拉河現正和初次架鞍的時候被蒙好的一匹野馬一樣，剛走上替人民服務的途端。

送電的電線現在扯上了，初步當然需要巴庫來替這工事地區供給電燈和電力，然而，趕到一九五〇年明格喬爾就必將其負債加倍還給巴庫。

「繼續發展明格喬爾水電站之工事，必須在一九五〇年完成此項工作的第一階段」。——如果這

一個簡單的、具體表現新五年計劃之法律的句子真正地實現，那麼，庫拉河的水就將可以達抵阿捷爾拜疆廣大地面的所有角落。

至今只沉溺在無數的沼澤中撫養「瘧疾」及「黃熱病」病菌的這條庫拉河將改變其工作方向，就是說：它將灌溉本來很肥沃的土地數十萬畝。待變成電氣之根源以後，它將推動火車和工廠，照耀阿捷爾拜疆農民們的房屋。阿捷爾拜疆東南部，庫拉與阿拉斯兩河間的盆地，這塊低地將可以變成糧倉及果樹園。以後再不會有水災及旱災的可能了。爲什麼呢？因爲庫拉和阿拉斯，這兩條姊妹河完全屈服的日子已經不久。僅僅幾條主要的運河總長即達一千四百公里，正等於庫拉河本身的長短。

不妨在這兒舉一個間接說明該巨大工程大有成就的例子罷！庫拉和阿拉斯姊妹兩個人一個叫作「薩比拉巴德」的城市附近合流。她們正和俄亥俄河（在美國俄亥俄州）同阿爾赫尼河（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樣，每當鬧氾濫的時候就必定在「薩比拉巴德」城內大肆暴行。然而今天這兩條河，已被迫將其河床改變，就是說已替庫拉河新設了一個人工河床，使之流入其內，而阿拉斯河現亦正往此新河床裡流水。因此，薩比拉巴德城再也不會受到氾濫的威脅了。

此項工程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準備將蜿蜒不直的、在近海處低地形成無數蜿蜒曲線之庫拉河弄直。現正在掘築幾條運河，因此，該河運路線將縮短一百公里。

再一個不可忘記的就是那兒的養魚工作。在一個稱爲「南裏海水利建築處」的組織下保管很多的魚。現正在河岸建築許多處大柵欄，然而他們將會看到，甚至連鱸魚等珍貴的魚都不能因此而妨礙產

卵。爲什麼呢？因爲將特設一些梯子式的東西，以使魚能避免渦輪所激起的強力水花的威脅。

不消說，巴庫各電力中心對明格喬爾將來的幫助期待很大。而其有關的外高加索鐵路及河運亦將必歡迎它出頭幫忙。農民們亦像對久別的母親似地等待着它。所有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一切東西替絕大多數人民盡全力服務。如果這樣，還能說社會主義有不好的地方麼？

科捷爾斯基 著

徐 萌 譯

我 是 個 工 程 師

作者是一位五十歲的蘇聯工程師，現于高爾基城莫洛托夫汽車工廠負責生產工具及造模。他是一位工人的兒子，他在青年時代本身也是一位工人，在蘇維埃年代裡受到了普通教育和專門教育。當他還是一個製造度量器的普通工人的時候，就被派到美國去實習，工作于福特汽車工廠。

——編者

「我是個工程師，僅僅如此而已！」

這是我問一位美國朋友，他生平所關心的都是些什麼東西的時候，他給我的答覆。他一向對我很坦白。他的答覆很想強調：他除了自己的職業而外，再沒有其它關心的事情了。他老老實實地替他的僱主工作，公正地拿到每星期發給他的幾個錢。這就是他的一切的一切。政治並引不起他的興趣。他認為：政治應該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們的事情。政治家和外交家們就是因為幹這個所以才可以賺錢的！他的祖國的經濟生活，他還關心一些，這僅僅是因為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可能影響他本身的利益。至於其它國家的經濟問題，他是漠不關心的。哲學、社會關係、一般的社會問題等等，這些和他的工作及他個人的事情無關的問題，在他的生活中不佔有任何地位。

我並沒有想說服他。我知道：我是不會使他相信我的。況且那時候，我感覺在這種事情上自己還沒有力量同一位福特的工程師去爭辯。當時，我僅僅是一個平凡的製造度量器的工人，僅僅在蘇維埃

年代裡稍微知道了一點人生大事而已。

光陰過去了。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我自己也成了工程師。我利用閑暇的時間到我們工廠辦的工業夜校去學習，到畢業費了好多年的工夫。現在，我擔負一個工廠的責任，這個工廠共有六個車間，都是製造最複雜的汽車工具和造模的。

現在我可以模仿我那位底特律（美國米執安州的一個城市——編者）朋友說一句：「我是蘇聯的工程師，僅僅如此而已！」然而，當我說這話的時候，裡面包含着某些完全不同於我那位美國朋友話中所含的意義。

我是蘇聯的工程師，首先，這意味着：我感覺自己決不用像奴隸似的仰仗任何一個人和我的企業主。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者在財政方面，我的企業主的成功與失敗、股票市場的價格及資本主義世界其它獨特的事情，都不會剝奪我的工作，或者使我的工作失掉意義。互相競爭的資本主義利害關係的動態與我的工作毫不相干，我有一個僱主，就是人民，我多麼都老老實實地，誠懇地替他們服務。一切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即我們廣大工業的一切東西都屬於人民。

我是僱給他們工作的，他們把我的勞動領到衆所志願的道路上去，我不好好兒工作的時候，他們監督我，鼓勵我，有錯誤的時候，替我改正。他們決不讓我墮落，也決不肯把我拋到大街上去，使我無家可歸，如果我不走正道的時候，他們便嚴厲地、公正地改造我。我是人民的公僕，同時我又是他們的兒子，國民的一份子。因此，我就是我自己的智力和勞力的主人。所以說，我的工作和創造比世

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任何工程師都自由。

我是蘇聯的工程師，這意味着：我決不會忘記我的企業在國民經濟的總體系中所佔有的地位。我們的工廠是製造汽車的。然而，我們都很清楚地知道：汽車對我們祖國有什麼意義。它們的用處很大：從集體農莊往穀倉運糧食，替那些在戰後五年計劃之下正在建築的新工廠搬運建築材料，替軍隊運輸機械裝備，節省時間等等。我正參加新社會制度的建設，這一點事實就說明：我的工作性質有決定的意義。我的工作的原動力並不是一「僱員爲了賺到幾個錢就不得不出賣他的智力和勞力」這一基本意識，而是一個偉大的理想——社會主義理想。

至於我——蘇聯的工程師同工廠的結合，決非以工廠汽笛的吹鳴爲起迄的。對於每個蘇聯男人或女人，工廠就是他（她）的第二家庭，工友就是他（她）的第二家屬。然而，如果人們不把工廠真正當作他們自己的財產的一部份來看的話，這種關係是決不會存在的。請問，一位美國工人或者工程師是否也能够說，他們同工廠的關係和我們一樣呢？福特先生曾經在他的書中寫過：在他那些工廠裡私人接觸的現象幾乎全不存在。工人們作自己的工作，工作一完就回家去，因爲工廠終究不是客廳。然而，他又加上了一句：即使工廠管理部未嘗從事於和工人密切聯系，但是它也盡可能減少敵對關係。

是的，福特的工廠不是客廳，我從心裡承認這一點。我在那兒工作過。所以我可以證實：在那些百萬富翁們的企業裡的確確存在着敵對關係，附帶着談一句，這種敵對關係，即使其管理部希望消除也是決不可能的。一方面是百萬富翁們及其走狗們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被束縛在運輸機上的工人們

——這兩方面是決不可能調和的。

工廠的汽笛一響，工人們拿起腿來就往家跑，道理就在這兒。「跑」這個詞兒是很合適的，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把一分鐘額外的時間送給老闆，沒有一個人願意在細工台或者輸送機消費一秒額外的時間！

相反的在換班時常有機會觀察我們工廠的工人，他們工作後，仍留在工廠、召開生產會議，討論工作中的缺點和競賽的成績等等，這我不提。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汽笛響了以後，一位工人在他的機器旁邊戀戀不捨的樣子，整理他的機器，或者看到一批老練的工人教給一些青年使用機器的方法。

工作時間完畢，而黑夜降臨在城市上空的時候，我自己就很喜歡在工場裡蹣跚。離開工廠回家以前，我每天作一次檢查旅行。我在這種「旅行」的時候可以把白天發生在我腦海裡的理想再好好兒考慮一下。況且，從一個車間走到另一個車間，在機器的行列間走着的時候，我的心中總是充滿着對我們社會主義企業的驕傲，這種感情能够很有效地恢復白天所消耗的精力。這種對於列寧——斯大林黨之意志所創造的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驕傲，是決非言語可以表達出來的。

國家派我到底特律去實習的時候，我還是個青年，還是個普通的工人。我不是爲了購買機械裝備而去的，也不是代表蘇聯任何團體而去的。我在那兒只不過作爲一個製造度量器的工人受到了一番實際訓練而已。到我對於新環境習慣了，並觀察了美國工人的工作方法之後，有一天，我偶而想到要自己實驗一下。有一天早晨，我尚未開始工作以前，就決心要和我身旁的細工台前製造度量器的一位

美國工人作一番非正式的小競賽。我們兩個人使用着同樣的機器，製造同樣的零件，就是說，一切條件都完全相等。

趕到午飯時間，很明顯地，我超過了我的隣居。在我的細工台上的一小堆零件較我的「對手」的爲高。

我在心裡想：「哦，如果這樣的話，趕到換班的時候，我們兩個人的生產率將大大不同。」

我的隣居抱着一種異常的感覺，開始斜着眼來看我，然而他並沒有改變他的工作的旋律，雖然我承認，他完全是老老實實地在工作着。我開始對自己感覺很高興，但是午飯休息時間，在隔我幾架細工台的地方工作的一個人走過來把我吓了一跳，因爲他問我：

「喂！賈米舍夫先生，幹得那麼快是什麼意思？」

「我們在進行私人的小競賽」，我把這個事實很坦白地告訴了他。但是，他搖着腦袋，對我很有意見的樣子，這使我大吃一驚。他說：

「唉呀，賈米舍夫先生，本來，我認爲你還不這樣壞！我知道：有一個國家，在那兒，人人都知道工人團結的價值，你就是從那個國家來的，所以，我決沒有想到你能作出這樣和我們不團結的事情來……」

老實說，我不明白：我究竟作了什麼事情，要受到這個人的叱責。本來，他還是最喜歡的一個人。他繼續說：

「福特的工廠，因其勞動生產力很高，久已著名。福特會實行一種制度，使我們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而現在你來顯你的小本領，這可以證明：如果我們願意幹的話，還能够多幹，……」

我提出抗議：

「但是，我作了那一點，並沒有費很大的氣力。我不過僅僅發明一點東西，把它們在這架機器上實驗了一下而已。並且，說實在的話，我要試試看，我從我的機器上到底能得到多少東西……」

「啊，那又怎樣？明天廠方一定要增加我們每個人的工作份量，不能很快作完的人就要被趕掉。這就是你的志願麼？何苦來呢？因為你未曾失過業，所以你不懂得這是什麼滋味。」

「在我們的國家裡，我們都願意彼此競賽，但是，沒有一個人恐怕失業……」——我不得不這樣說。他的答覆是：

「不錯，然而，在你們的國家裡可沒有福特一類的人及其它許多東西。」

這就是我在福特工廠的「競賽」的結果。

我再重復一遍，和我競賽的那個人很誠實，工作態度很好。但是，他也不得不使盡他的全能，否則的話，他的飯碗可能就要保不住。這是一種多麼不合理的制度呀！在這種制度之下，想把創造因素採用到勞動裡去的任何企圖都要遭到反對，並且還是工人們本身的反對，因為這種企圖對於他們反而有害。

這就是二十年前通行於資本主義企業當中的制度。而今天仍通行着同樣的制度。

資本主義工業弄到這個地步：製造「價值」生產財富的人們對增產寶貴品「價值」毫不感覺興趣了。想到這點，實在令人可怕。並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們反而把提高勞動生產力看作對自己有害的東西。

然而，恰恰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不一樣，（他們因為是給資本家積富，所以沒有任何改善工作的動機），我們蘇聯的工人都知道：自己就是國家的主人。都知道：自己的勞動生產力越高，他那社會主義國家的福利及繁榮就越大，而自己本身的福利也就越大。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用各種方法盡全能提高勞動生產力的緣故。

賈 米 舍 夫 著

徐 萌 譯

女工的待遇

去年的春天，我隨着蘇聯的代表團去訪問英國，得到與和我從小同行的女工們談話的機會。我不想敘述旅途上的見聞，只談一談我們到曼徹斯特「布拉嘉·阿斯頓」紡織工廠的事情。當我和女工談到蘇聯國家如何保護母親和嬰兒，以及男女同工同酬的規定時，她們竟將我們許多極普通的事情，驚訝地當做奇聞。記得爲了給英國老女織工說明蘇聯國家對於懷孕的女工，不但有長期休假和照常領取工資的權利，並且還能領取其它各種補助金以及享受種種特惠的待遇，就得費很長時間向她們解釋。

當我和我們蘇聯的青年女織工們談話的時候，特別當聽到她們發牢騷的時候，很多次使我想起這個談話來。當然，有時她們的牢騷也是有道理的。當一個青年女織工苦惱地說到她夜間接班能就誤她在青年工人夜校的學習時，我想：

「可愛的姑娘，妳不滿這種違背蘇聯法律的事情是對的，完全對的。不過還好，妳根本沒想到其它的法律。在那些法律下，無論是妳的夜學，無論是偉大的婦女權利，不但沒有過而且連想也想不到，雖然這些像妳學說話那麼微小而自然。相同的，國外女織工們的意識中不知道有我們的簡單偉大的制度，正像在妳的意識中，單純的除了我們那公平合理的制度以外，不知道有其它的制度一樣。」

一次，我對一個批評自己工寧技術訓練組織的姑娘，講過現在最受尊敬的奧列霍沃綜合紡織工廠

的女廠長諾維柯瓦青年時代的故事。現在都知道這個企業爲訓練女工而支出了數百萬盧布。然而在十五年前，諾維柯瓦是怎樣在她老廠主手下學習的呢？廠主們「由於慈悲」才許可她入工廠，名義上雖然是女學徒，實際上却做了許多工，不但不給工資，反而應當繳納學徒費。因此，她把給人洗衣裳賺來的錢做爲學徒費。

青年女職工聽了這個故事之後問道：

「這是多麼的事情啊？上古時代吧！」

她，我們的青年，似乎認爲凡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事，都是上古時代發生的。的確，蘇維埃政權三十一年來的巨大改造，真等於幾百年一樣。雖然我們這年老的一代，親身嚐過舊社會的痛苦，現在想起來彷彿距離很遠，好像沒有過那麼回事似的。

今天，在我們的時代裡，常常想到十月革命前在我國曾經存在的舊社會那套制度，正是資本主義國家現存的。

列寧說過，一個國家文化水準的高低，可以由婦女在其國家所處的地位判斷出來。這是多麼正確啊！我想拿蘇聯職業婦女的生活與外國的女工生活對照作些比較，是有極大意義的，因爲我們的婦女在各種職業中處處佔主要的地位。

英國在蘇聯代表團到達前不久，發表了皇家委員會研究男女同工同酬問題的總結。這個「問題」會耗費了整整兩年半的時間。結果，大多數委員表示反對在私營工商業中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制。當時

據我們調查所得數字，有些婦女職業部門的工資水平還是很低的。

以「民主主義」自傲的英國本國尚且如此，至於他的那些殖民地更不用說了。在印度紡織工業做工的婦女，和男子一樣工作，而所得的工資比男工要低兩倍。

這種情況與蘇聯的實際情況比較，真有天壤之別。我們不但沒有想到英國對於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如此解決的，並且也沒想到能發生這一類的「問題」。

前些日我在「美利堅」雜誌上，看見一篇有趣的標題為「職業或家務？」的「論文」。美國斯托維爾女士肯定的在雜誌上寫道：婦女獨立勞動的害處，能影響到子女的。

這種說法對嗎？

當然，就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對的。在日本紡織工廠經常能看到這種情形：母親女織工的身邊帶着一個六歲孩子。日本本來就沒有任何幼稚園。因此婦女們不能把孩子寄托給誰，只好帶着孩子到工廠去，因此陷入不幸的境地：形式上日本是禁止用童工的，但是廠主「慈悲」，允許小孩「幫助母親」，因此，當然不能另給工資，孩子終日隨同母親在工廠裡工作。日本女織工的工作日常作十二小時，而所得的工資要比男工低兩倍。

再看看日本女織工們的住處怎樣呢？

簡陋的小房子，裡面分成數間十至十二平方公尺的小室。每室要住六七個女工。

幽禁在日本紡織工廠的，連隨便離開公共宿舍的權利也沒有的青年女織工，能與蘇聯紡織工廠的

青年女織工的生活比擬嗎？

蘇聯的母親女織工的情況如何呢？記得僅在奧列霍沃·佐耶夫一家綜合紡織工廠裡，就設立了十六個兒童機關——比革命前全俄羅斯的總數還多。奧列霍沃·佐耶夫工廠的女工葉果什娜有兩個孩子。一次，她會計算，國家補助她的孩子在幼稚園和托兒所的費用超過一萬盧布。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母親能像在蘇聯的母親這樣地受尊敬。我們代表團的代表們訪問弗羅連茨亞的紡織工廠，給女工們說明我們蘇聯政府獎勵多子的母親。那裡的全體女工都熱烈地鼓掌，她們與蘇聯代表們握手，並請我們向關懷勞動婦女，關懷母親的偉大領袖斯大林致敬。

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的美國斯托維爾女士是不能了解這個的。她不僅肯定了婦女的獨立勞動不能與母親的職責並行，並且她還蔑視婦女，說婦女只能做些機械的和附帶的勞動。

在資本主義下這也許是對的。去年春天一批蘇聯婦女曾訪問過意大利並特意參觀了一個紡織的中國地——布拉多城。其間，也會到過地方的職業技術學校。在那裡我們沒看見一個女學生，完全是男學生在學習著。

為什麼呢？因為意大利幾個城市設立的職業學校一般都不招收女生的。事實證明，作了二三十年生產勞動的婦女，還學不到熟練的技能，並且她們中間連一個女工程師也沒有。

你們能在蘇聯找出一個沒有女工程師的紡織工廠嗎？這樣的工廠是沒有的。在奧列霍沃·佐耶夫綜合紡織工廠裡五百名的技術工程師工作人員中，婦女就有二百名。

衆所周知，在榮獲斯大林獎金的優秀學者、設計師、演員和作家的英雄上也有沃爾柯瓦、卡什耶瓦、別契吉娜和沙巴耶瓦等女職工的名字。這是因為她們是天才的生產革新者。她們的勞動，不是機械的，而是創造性的勞動，蘊藏着許多智慧，善於歸納和分析的技巧。在蘇聯的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是溶合一體的，這種勞動不低賤，不被蔑視，這種勞動是神聖的，它能提高人類，給人們以最大的滿足。人類就在這種勞動中發展起來。並且我們這種工作是與精明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們分不開的。數百萬的人們都這樣工作着。

我們精明的、榮譽的、榮譽斯大林獎金的沃爾柯瓦、沙巴耶瓦、卡什耶瓦、列契吉娜，這些對於祖國有貢獻的紡織業女工程師們，如果她們生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那該是怎麼樣呢？敢說他們一定不會有今天，她們的天才會被埋沒，並且他們的智慧才幹也不會發揮出來的。

在蘇聯有一千七百卅八名婦女是各盟員共和國及各自治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代表，有二百七十七名婦女爲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有四十八萬多名婦女爲地方蘇維埃代表。

這個數字是很可觀的。將近五十萬的地方蘇維埃的女代表們！這是說明蘇聯的勞動婦女真正的掌握了管理國家的舵把。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也都宣佈着男女平權。但是在英美仍然存在着財產狀況的限制。這實際上等於剝奪了許多勞動婦女的選舉權。在英國議院裡只有二十一名婦女（佔總議員人數的百分之三），在美國的國會裡的婦女更少了。許多國家的婦女只有選舉權。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就在這種制度之

下炫耀自己的「民主主義」和自己的「文明」！

在蘇聯，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真正自由與平等的婦女已變成了創造的偉大力量。

由十月革命解放出來的，由列寧——斯大林的黨教育出來的婦女，她們自覺地和奮不顧身的爲實現新五年計劃而工作，她們在爲自己，爲自己的兒女，爲人類的光明建築着共產主義的大廈。

西 蒙 任 柯 瓦 著
任 飛 譯

休 息

兩個礦工很親熱的在一起閒談。

蘇聯礦工說：「最近我在療養院休息了廿四天！」

「你真幸運啊！你怎麼得到這樣機會呀？」美國礦工問他。

蘇聯礦工回答說：「這並不是特殊的幸運，我們很多工友都有這樣的休假。我還聽說今年有很多蘇聯礦工們要到療養院和休養所去休息。」

「像這樣好事在美國從來沒有過。我做夢也想不到上甚麼休養所去。我們的同伴們也全是如此，不過在前些日子我偶然的得『休息』了廿九天」，美國礦工說。

「那是休什麼？」蘇聯礦工問他。

「不是，最近在美國四十萬礦工爲養老金問題實行了一次罷工運動，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沒有竊聽這個談話，而且我也不能說他在什麼時候休息過。但像這種事情是很容易發生的，我想讀者也會同意，因爲他所談的都是事實。

美國礦工所夢想的事情在蘇聯却早就是當然的享受。在蘇聯專門爲礦工開設的休養所、療養院就有二十處之多。此外，屬於職工總會中央委員會，和蘇聯國家保健設備，同樣的任國內礦工們享用。

我們的通訊員在職工總會中央委員會衛生設備管理處聽到了這樣一個消息：今年有六萬以上的蘇聯礦工可以到保健地去休息。

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二是從頓巴斯、莫斯科礦區來的礦工，在這些地區內並且還有他們自己的十餘處休養所和療養院。

西部地方礦工職工會中央委員會書記謝拉辛在一個記者會見席上說：在戰前，頓巴斯的礦工每五個人中有一個人每年都到保健地去休息，在戰爭期間，每個礦工都忙於多掘煤好使國家打勝仗，未有時間去顧及到休假，現在納粹被我們打敗了，頓巴斯及其他產煤區的工人這才開始他們每年應有的休息。被敵人破壞的療養院、休養所也漸漸恢復原狀，僅我們職工會這一方面復興工作今年就用了二十萬盧布，預定明年內礦工療養地將全部修繕竣工。

頓巴斯礦工的休養院，設立在克里米亞、亞速夫海岸，和烏克蘭風景最好的地方，常年開辦公。恢復最快的是蘇維脫格士克休養所，這是蘇聯礦工最大的休養所，它建設在北頓尼茲河畔的密林中，面積佔一千八百公頃。在戰前這座建築物一共有五十個大廈，一次就可以收容三千多人，並且礦工們的數百兒童在度暑假時的夏令營也設在這河旁或森林中間。蘇維脫格士克休養所內有自己的文化宮、游泳池、溫泉。這裡有四百多名醫生和醫務員盡心竭力的負責診療和恢復礦工們的健康。

這處礦工休養所被敵人破壞所受的損失估計約值六千萬盧布，這種破壞也漸漸修繕竣工，大半已開始辦公，其餘者在這一、二年內就可以開辦。

還有一規模很大的礦工休養所的復興工作也快要完成了，那就是莫斯科產煤區礦工的休養所。它在離雅斯納亞·坡良那村不遠的森林地帶。這個地方使我們聯想起俄國大文學家老托爾斯泰的名字。雅斯納亞·坡良那的休養所被德寇破壞得完全無遺，現在已加以改良，重新建築。

卡爾瓦療養院的情形也是如此。這是在蘇維埃年代中爲愛沙尼亞片岩礦工們開辦的第一個休養所。爲片岩礦工們的療養院，這在過去資產階級愛沙尼亞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謝拉辛對我說：在蘇聯西部地方煤礦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下將成立一個關於礦工療養院、休養所的特別部門，在管理員、技術者以外，有專對礦工負責的醫生，有爲建築工作的工理師，有爲設計整個休養所一切計劃的經濟學家。

最近我讀了一篇由亞速夫療養院一個礦工寫來的報告，說患者們在廿四天的休息療養中平均都增加了三或四公斤的體重。這裡所用的治療法有輻射治療法、電氣透熱治療法、藥物治療法等等。休息、醫療加以文化娛樂。他們每天可以看看電影、聽到講演和音樂，療養院有自己的圖書館，有種種樂器和各樣的遊戲工具。

在這療養院的患者大半是地下的礦工。職工會原則上本着職工工作的種類予以到休養所去的優先權。在療養院的患者有一部份是退職養老者的礦工。

根據蘇聯的法律，年齡老邁的礦工在他退職養老的時候可以在以前工作的地方享受醫療和保健的待遇。在休養所休息時亦可得到免費待遇。在退職養老者之外，有家族過多的礦工，工作成績特別好

的礦工以及礦工妻子如有必須醫療休養的情形皆可免費到療養院、休養所去休養。此外所有的礦工在這裏休養只付出全部費用之三成、其餘的七成由社會保險基金內付出。

我們現在盡全力去爲礦工恢復戰前療養院和休養所的設備。新的療養所一年一年的增加。我想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蘇聯的礦工都能到保健地去渡過他的休假。謝拉辛如此結束了他的談話。

魯 信

琴 著
丁 譯

找到了真正的祖國

停泊於敖德薩港的美輪「艾德瓦爾·P斯克維伯」號的海員勒津納特·弗巴特，於六月廿八日晉見敖德薩市蘇維埃，並聲明他本人已決定留居蘇聯。

弗巴特致敖德薩市蘇維埃主席一信，其內容如下：

敖德薩市蘇維埃主席鈞鑒：

我，勒津納特·阿爾杜爾·弗巴特，英國的公民之一，作為美輪「艾德瓦爾·P斯克維伯」號的海員抵達敖德薩港，今特向您誠懇請求許可我留居蘇聯。

我之所以產生這種念頭，是由於我在底多年的生活中體驗到在我所居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由於這種制度所產生的種種不公正的結果，是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有工作和得到正常生存的機會。

這一點，在我的生活實例中是顯然可見的。我生於加拿大的一個工程師的家庭裡。自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二年，我們都住在美國，那時父親是加拿大駐美國領事。

一九二二年，由於父親失去了領事之職的緣故，我的家庭的經濟狀況大起變化，我也被迫放棄上學的念頭，並開始自食其力。在這時，我僅僅在中學裡上了三年學，然而，由於家庭物質生活之困難

，求學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了。

自那時以後，在我整個生活的長期過程中，我希望能找到隨便一種經常的工作地位，能保證我馬虎虎維持生活的工作地位。但是，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得到某一種短期工作的我，不久又失業了。我又不得不重新另找其它新的工作。

我會當過郵差、瓦斯公司的技術工人、建築房屋的木匠、飯館裡的廚子、園丁，以及幹過不少其它各種亂七八糟的活。然而，所有這些，全都是些臨時性的活，反正早晚我又會要失業的，又不得不再去找別的活幹，有時候要找好幾個月。

我一生爲了要找個牢靠的地位，除了到過加拿大之外，還到過新西蘭、澳大利亞和美國。但是到處都是一樣，只有失業、貧困，和對於將來失去信心。

後來，我在美國和加拿大輪船上當海員。我跑到商輪上服務時，我想這可能減輕我的生活負擔，因爲我再不需要付房租了。可是在這些年頭，我總共只幹了全部時間三分之一的活。差不多是在每次航行之後，我也如別的海員一樣，被船主辭退了，而我又不得不再到隨便任何火輪上去找點活幹。

活了四十三年之後，結果我還沒有得到我一生所企望的教育，沒有可靠的專門技術，沒有家庭，老婆都沒有，這是因爲我不僅養活不了老婆，就連我自己都養活不了。

近些年來，我曾看到美國和加拿大如何日益加強武裝與建設軍事基地，其主要目的是爲了進攻蘇聯。同時，美國和加拿大的反動報紙，却在對蘇聯散播種種誹謗宣傳。

從我跟那些不止一次到過蘇聯的海員的談話中，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一個這樣的國家，這個國家的政府能保證每個人有工作的機會，能保證每個人得到正常生活的機會。當我來到敖德薩，並且看到了蘇聯人的生活的時候，我才相信我從前聽到的關於蘇聯的一切好處，都是事實，而反動的美國報紙和加拿大反動報紙所刊登的一切，都是造謠。

多少年來，我就幻想着，在像你們這樣的國度裡居住和工作，並且如果你們能讓我成為蘇聯公民的話，那麼，我將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我已經寫信給英駐蘇大使，我在那封信裡通知他，我放棄英國國籍。

勒津納特·阿爾杜爾·弗巴特上

一九四八年六月廿八日

同時，弗巴特又把他寫給英駐蘇大使的信的抄本交給了市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他在該信中聲明脫離英國國籍，並報告其加入蘇聯國籍的企望。該信原文如下：

英駐蘇大使：

我，勒津納特·阿爾杜爾·弗巴特，原是英籍公民之一，美國火輪『艾德瓦特·P斯克維伯』號的一個海員，此輪現已抵達敖德薩港，今特向您通知，我放棄英國的國籍，因為我願意留居蘇聯。

我之所以不願意返回祖國，其原因：自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二年，我父親是加拿大駐美領事。父親剛一失掉這一職務時，我自己便經歷着資本主義世界千百萬普通人所經歷的一切苦難，我的一生，

只幹了一件事情，就是找工做。

活了四十三歲的我有某些才能，而且喜愛勞動，我曾有權希望能在生活中得到一個什麼地位。然而，直到現在，我連房子都沒有，沒有錢成家，也沒有錢養活家。

我在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等地居住時。整年的，有時甚至還要多，都是處於失業中，所得的工資，少得非常可憐，我咒罵過大英帝國和美國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是無法給人民保證正常生活的。

近來，英美等的數百家反動的報紙，每天都在誹謗蘇聯，企圖製造陰謀，說什麼蘇聯威脅和平。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達到掩蓋與庇護我在加拿大和美國所見到的那些瘋狂準備戰爭的目的。

在敖德薩居留時，我才知道蘇聯人的生活並且相信這裡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活幹，並能保證生活的種種必需條件。他們經歷過法西斯侵略戰爭恐怖，而且戰爭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犧牲與災害。這裡沒有任何人願意戰爭，而只有美國和加拿大的造謠與誹謗專家們才說蘇聯人喜歡戰爭，我想到，大使先生，這點也是很明白的。

我認爲，我將在這裡找到真正的祖國，和找到我很早以來所理想的那一切。我已堅決決定留居蘇聯。

勒津納特·阿爾杜爾·弗巴特上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弗巴特在其與敖德薩市蘇維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表示，他希望他底請求能被批准，並表示願意努力做到成爲一個蘇聯光榮的有資格的公民。